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

且說天子降旨，著盧珍舞劍。盧珍就學大爺那個法子，打脊背拉兵器。盧珍本是跟著丁二爺學的這套功夫。先前時節，一手一勢，後來，一件快似一件，類若一片劍山相似。直是一條鐵鏈，把盧公子裹了個風雨不露。連天子帶眾人，無不誇贊。盧珍收住了劍之後，也是往旁邊一跪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然後露出艾虎。天子見他一身皂青緞衣襟，身材不高，生就虎頭燕額，粗眉大眼，鼻直口闊，純厚體態。天子一見，降旨叫他試藝。這個不用取兵器，就把衣襟一掖，袖子一挽，往起一躍一丈多高，然後腳站實地，真恰如貓鼠一般，連一點聲音都無。打完了這趟拳，收住架勢，也往旁邊一跪。天子贊不絕聲。然後再叫徐良，萬歲一瞧，就有幾分詫異，一身皂色衣襟，倒是壯士的打扮，黑紫臉面，兩道白眉，眉梢往下一搭拉，真恰似弔客一般。又看他乃是徐慶之子，外號叫多臂人熊，又叫山西雁。天子一看他這相貌，就幾分不樂，看花名，他是一手三暗器，萬歲爺納悶，何為教作一手三暗器？莫不成一隻手能打三種暗器去，總是天下之才。就往下傳旨，著徐良試藝。陳總管過來，告訴徐良。徐良問總管：「小民怎樣試法？」總管說：「咱家不懂得，你怎麼倒問起我來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能把三種暗器一手發出，前面可得有東西擋住，不然也看不出準頭來。萬歲這裡，可有射箭的箭牌沒有？」總管說：「有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把後頭托上板子，我自打有打法。」總管立刻派人，頃刻間，就把箭牌取來。徐良一看，高有七尺，寬有尺四，木作的邊框，底下有個木頭墊子，用紙糊著，上面黏了一層白布。總管叫人把後面托上板子。過來對徐良說：「咱家全依著你這個主意，你看看可打的中。要是打不中，再給你換寬些的去。」徐良說：「要是打這個白牌還打不中，那就不叫多臂人熊了，那就叫狗熊。求你老人家奏明萬歲，在這白牌之上，分三路，上中下，用紅筆點上三個點兒，我三枝暗器，全要打中紅心，方算手段。」總管說：「你過於鬧事哩！依咱家說，打中白牌，就算不錯。」徐良說：「淨牌我不打。」總管無奈，只得給他奏聞天子。天子一聽，更不願意。萬歲爺明知徐良說的話太大，遂把旁邊逍遙管沾著硃砂墨往箭牌上一點，無非只有針尖大小。慢說他打，就是瞧也瞧不見哪。萬歲又一想，他若打不中紅心，連他父親一世英名也都付於流水，再說也擔誤了他這幾個朋友。天子遂降旨，派陳總管在箭牌上戳上三個紅心。陳總管領旨，叫人搭好箭牌，自己過去，提起逍遙管，把硃砂墨研了許多，總管也是與萬歲一樣想頭，暗想徐良說的話實係太大，我若把這個點點小了，他打不中時節，必然抱怨與我。我若把這點兒點大，又屈了他的才幹，又怕萬歲不願意。又一想，總是點大一點為是，誰教我與他父親有交情呢！想定這個主意，用筆蘸著硃砂墨，噗味往箭牌上一戳，待筆塗圓也就有小核桃大了，連點了三個，天子一看，早明白這個意思，這叫自來的人情。總管放下筆，還叫徐良看一看，說：「你瞧瞧大小如何？」徐良說：「這要再嫌小，就是狗熊啦。」吩咐叫人將牌搭在正南。徐良一看，雪白的箭牌上，配著上中下三個紅心，早把自己暗器拾奪好了。你道他是甚麼三暗器？原來是兩長夾一短，收拾兩枝袖箭，裝上一技緊背低頭花裝弩。萬歲往下傳旨，著徐良試藝。陳總管過來，告訴徐良：「叫你試藝。」就見徐良站起身來，衝南一點頭，雙手微換，微然聽見點聲音：「噫噫噫」，誰也沒顧得看那邊，淨瞧著徐良。重新又往北瞧了一瞧，再看他，一絲也不動。萬歲又傳旨：「著徐良試藝。」總管過來說：「萬歲有旨，叫你試藝。」徐良衝著總管叩了一個頭，說：「已然打在箭牌之上，怎麼還叫我試藝？」陳總管往對面一看，果然兩長夾一短，正打在紅心當心，暗暗吃驚，怎沒瞧見打，全釘在箭牌之上，只得奏聞萬歲。天子一看，果然不差，兩枝袖箭，一枝弩箭，正打在紅心當中。天子誇將好俊暗器，這樣暗器，可稱得起古今罕有。

又一看花名冊，叫霹靂鬼，天子看見這個外號，倒噓了一口涼氣。往下面一瞧，見韓天錦也沒等旨意，他就起來了，挺肚撐胸，兩隻眼睛瞪圓，看著天子。把個陳總管老爺嚇得渾身亂抖，過來一揪天錦，叫他跪下。天錦說：「我不得勁。」總管說：「不管那些，你總得趴下。」天錦只得趴伏在地。總管離開，他又是照舊挺著肚子，看著萬歲。天子並不嗔怪於他，知道他是渾人。總而言之，傻人有個傻造化。天子見他這個名下，並沒有別的本事。天子想他這個力大，可怎麼試演呢？天子降旨，由他施展施展，也就一並封官。總管過來說：「萬歲叫你試藝。」天錦問：「叫我試什麼？」總管說：「我知道你會什麼！你到底是會什麼？」天錦說：「我會吃飯。」總管說：「胡說！你會什麼本事？」天錦說：「我會打槓子。」總管說：「呔！你還說什麼，幸虧離萬歲甚遠，若是教萬歲聽見，那還了得！你不論練點什麼，也好作官，不然人家都作了官，你可不能作官。難道你任什麼也不會嗎？」天錦一急，說：「唔呀，唔呀！我怎麼任什麼不會！嘿嘿嘿，你瞧他們會本事不是，我能把他們抓住，扔在房上。」總管說：「那可使得不得。」天錦說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！」他一眼就把那白玉欄杆看見了，說：「我把這欄杆扳折了罷。」總管說：「哎喲，那可使得不得，拆毀禁地，你該什麼罪過！」正說之間，萬歲倒想出一個主意，看這龍圖閣，是座西向東，這座殿明是五間，暗是□五間的寬闊。靠著南北牆下，有兩個白玉石頭座子，上面有兩個鐵鼎。天子說道：「韓天錦力大，此處有個鐵鼎，可不知他可舉的起來？昔日秦孟賁與秦武王賽舉鼎絕膺，這段故事，包卿可記得？」包公回奏：「臣一一盡記。」總管聽見說：「萬歲叫你舉鼎，你可舉得起來？」天錦問：「什麼叫作舉鼎？」陳總管暗道，怪不得他說淨會吃飯，果然全不懂得。用手一指那邊鐵鼎說：「就是那個叫鼎。」天錦說：「就是那個小玩藝兒？是一隻手舉是兩隻手？」總管說：「兩隻手還怕不行哪，你先過去試試。」總管帶定天錦，直奔正北。天錦往起一站身軀，更透高大。萬歲□分喜悅，就要把他封一個站殿將軍之職。思忖如有外國朝賀，或筵宴外國的時節，要叫他們看著大邦人品出色，可惜再有一個才好。此時天錦已把鐵鼎抱到。總管的主意，把鼎耳子上絆住絲繩。天錦套進一雙臂膀，雙手一抱兩個耳子，就將鐵鼎抱起，衝著萬歲，轉了三個圈，方把鐵鼎放下。天子一笑贊道：「天錦可比昔日之孟賁。」忽聽他大聲說道：「謝主龍恩。」天子一怔，這才封官：芸生四品左護衛，徐良右護衛，艾虎、盧珍御前四品護衛，韓天錦站殿將軍。萬歲知曉，這五個人是盟兄弟，又知道，俱是將門之後，天子親封為小五義。連包公帶大眾一齊謝主龍恩。總管派人拿著刀劍袖箭彎箭，又叫天錦把鐵鼎安放舊位。忽聽御花園門首，有人喊冤枉。要問是何人喊冤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